

思享汇

12月4日至6日,全国教育报联盟第八次年会在浙江召开。本报联合《江苏教育报》《山东教育报》《天津教育报》《教育时报》《教育导报》《教师报》《未来导报》等多家教育报记者深入采访了诸暨市城乡部分幼儿园,共同聚焦——

推进学前教育
普惠优质发展的“诸暨经验”

□本报记者 朱丹

“这里的孩子精气神真好!”“不论城区幼儿园,还是农村幼儿园,设施设备几乎没有差别。”“走了一圈发现,孩子们都在快乐地游戏,这些幼儿园把游戏的权利还给了孩子。”……联合采访期间,记者们连声惊叹,纷纷表示,感受到了蓬勃发展的浙江学前教育“脉搏”。

事实上,这并非诸暨学前教育的第一次亮相:2016年,浙江省农村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现场会推广了“诸暨经验”;2018年,该市实施学前教育补短板提升工程获省政府表彰。近年来,诸暨学前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有目共睹。在全力实施三轮“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过程中,该市逐步构建布点合理、规模适度、收费稳定、品质保障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据统计,该市现有幼儿园136所,其中公办幼儿园占比达72.8%,省二级及以上优质幼儿园在园儿童覆盖面达73%。

多政策落地

学前教育布局不留“空白”

早在2002年,诸暨基于幼儿园建设重心由集镇中心逐渐向农村山区转移的实际,就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方圆2.5公里范围、人口在5000人左右的自然村必须设立一所中心村幼儿园,与最近中心村路程超出5公里的山区村落保留一个教学点。10多年来,该市基本形成了“以乡镇中心幼儿园为示范、村级幼儿园为基础、标准化教学点为补充”的农村学前教育办园格局。

不仅是农村,该市还针对城镇幼儿园布局出台了《诸暨市幼儿园网点布局调整及专项建设规划(2017—2020)》《诸暨市幼儿园补短板提升工程

实施方案》。全市公办幼儿园数量逐年提升。“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那发展优质且普惠的学前教育就无从谈起。”诸暨市教育局学前办主任黄凌岚介绍,该市将学前教育纳入社会事业发展总体规划,把普惠性学前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予以优先保障。

为了破解城镇幼儿园规划不到位、建设不到位等问题,该市2017年修订出台了《进一步规范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办法》。文件不仅对小区配套幼儿园的配建方式、配套建设费缴纳标准、建成后的产权归属、移交方式等作了具体规定,而且提出了“强制配建”和“组团公建”两种建设方式。此后,新开发小区凡地上建筑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或户型设计达到800户的,必须配套建设一所9班以上幼儿园,建成后无偿移交教育行政部门或当地政府举办公办幼儿园。同时,对于未达到配套规模的小区、非成片开发的零星住宅以及组团开发区域,则由市政府来统筹规划建设公办幼儿园。“这种利用开发商出资兴建幼儿园的方式,既有效缓解了财政压力,又确保了布点到位。”黄凌岚说,自该办法实施以来,陆续有8所小区配套幼儿园建成并投入使用。

多元化投入

让学前教育真正普惠于民

面对老百姓“家门上得起好园”的需求,诸暨市在“普惠”两个字上花大力气,走出了一条“政府拨一点、学校筹一点、行政村担一点、开发商缴一点、社会各界助一点”的新路子。根据最新数据,全市普惠性幼儿园数量达到128所,普惠园在园儿童覆盖面达91%。

“公办幼儿园是普惠性学前教育供给体系的支柱,对于兜底线、促公

平、平抑幼儿园收费、引领办园方向、提高保教质量均具有重要意义。”黄凌岚说道,并带着记者们走进了今年8月新开园的诸暨市东望幼儿园。这所占地18亩的公办幼儿园按照省二级幼儿园标准建造,能够容纳18个班级和3个中班。按照公办幼儿园的收费标准,每个孩子每学期只需缴3000余元保教费。对老百姓来说,他们真正享受了到优质实在的学前教育资源。”园长陈淑霞说。

一方面筹集资金新建、扩建公办幼儿园,不断扩充公办幼儿园学位;另一方面吸纳民间资本兴办普惠性民办园,大幅度增加普惠性学位……这些年,学前教育已经成为当地的一项惠民工程。2020年,诸暨市教育局将与交投集团建立合作关系,计划在主城区建设4所幼儿园,以“民办公助”的模式举办普惠性民办园,补齐中心城区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短板。

从2011年开始,该市还通过财政定向奖补这一调控方式来激发办园活力,涵盖“升等创优奖励经费”“普惠性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人员专项补助经费”“在职教师学历提升奖励经费”“继续教育专项补助经费”“困难家庭子女入园补助经费”“早教服务奖补经费”等七项。经过多年实践证明,这笔财政支出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撬动了各级各类幼儿园举办者、园长和教师为老百姓提供普惠且优质的学前教育。

多形式提质

城乡幼儿园均衡发展

记者们抵达诸暨市浣江幼儿园教育集团城西幼儿园时,孩子们正在户外踢沙包、踩滚筒、溜铁环……“在全省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幼儿园正

在尝试结合本土特色,探索不同形式的游戏活动。”园长何秀丽说,依托于浣江幼儿园这一“母体”,该园实现了优质发展,两年前被认定为省一级幼儿园。

像这样通过名园领航进行集团化办园的,诸暨中心城区共有6个,总计覆盖25所幼儿园,提供了8200余个优质学位。其中有4个大型的公办幼儿园教育集团,2个民办幼儿园教育集团。2014年,该市提出了“公办托底强保障,民办精品供选择”的发展思路,引导民间资本兴办高起点、高标准、高品质幼儿园,让家长在“有学上”的基础上,对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多元需求也得以满足。

在不断缩小城区公民办幼儿园差异的同时,该市还独创“两级联盟合作圈”,致力于促进城乡幼儿园均衡发展。其中,一级联盟合作圈采取“城区幼儿园+农村幼儿园”“优质幼儿园+薄弱幼儿园”的方式组建,现有3个市级网片发展共同体;二级联盟合作圈采取“乡镇中心园+辖区园(点)”的方式组建,现有23个镇域发展共同体。领衔园示范指导、公民办结对互助、研修群体易园体验……这样的园际联盟打破了城乡之间壁垒,各个发展共同体能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共享。

要想实现学前教育优质发展,就得突破师资瓶颈。为了吸引优质师资,该市在12家公办幼儿园中试行编制备案制管理,每年定额招聘40名报备员额制幼儿教师,提升编制教师的占比。针对编外合同制幼儿教师,该市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以及各项奖补政策等措施,改善其工资福利,做到“待遇留人”。2019年度,通过市镇两级财政保障,该市编外合同制幼儿教师人均年收入远远超出前一年度本地平均工资水平。

尊重儿童的游戏自由

□陈雯骏

每周三上午,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庭院游戏时光。很多孩子在游戏开始前就会想好自己玩什么:有直奔“休闲部落”排队品尝“棉花糖”的;有借上一辆“啾啾专车”环游庭院的;有在“乡野人家”野餐,与好朋友玩过娃娃家的;还有穿上消防服、背上水枪进行野外救援的……一次,一个穿黄衣的男孩引起了教师的注意,他不像别的孩子一样在喜欢的区域里投入游戏,而是在庭院里撒欢奔跑。教师邀请他去不同的游戏区域转转,但他拒绝了邀请:“我不想玩这些,就想要跑步。”

庭院游戏作为一种强调自主性的户外混龄游戏,自开展以来就受到孩子们的欢迎。一方面是因为游戏内容贴近孩子的需求和兴趣,并且涵盖了运动类、角色扮演类等多元化活动,大部分孩子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游戏;另一方面在于,该游戏创设的初衷是让孩子在40分钟的游戏时间内尽可能地实现真正的游戏自由,即不受旁人干预,自由挑选游戏区域、内容以及玩伴。

正因为如此,当遇到黄衣男孩这样的情况时,教师往往出于本能地想去了解并分析这个男孩为何不加入游戏,究竟他是不不知道如何选择自己想要的游戏内容,还是想玩但又不知如何加入游戏?走进这个“特别”的孩子后,教师发现,他对庭院游戏的各个区域及游戏规则早已了如指掌,他当下更愿意不受拘束地在庭院中跑跑跳跳、走走停停。事实上,在庭院游戏中,我们总是通过“小警察”“安全引导员”等来提醒孩子们尽可能地慢慢走,无形之中减少了其自由奔跑的乐趣。然而,对于孩子来说,自由奔跑何尝不是一种游戏呢?成人总是认为孩子小,需要引导。透过不断的引导,孩子们慢慢地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规则,而规则往往也在无形中束缚了他们的想法和行为。

遵循内心做自在的自己,是十分可贵的。在安全的前提下,我们理应尊重孩子们的游戏自由,因为这种自在的感觉才是真正的游戏精神。美国教育家乔纳森·科泽尔认为,教师需要创设一种接纳的氛围,这不仅意味着教师愿意细心聆听,更意味着在倾听时静下心来接受儿童的童言。也就是说,从师幼关系角度出发,教师在关注孩子时要养成接纳的心态。当看到某个孩子的行为显得“特殊”时,教师不要急着判断和干预,要尝试从孩子的角度去理解,并与之保持交流。正如这个黄衣男孩,尽管他没有投入到某一项具体的活动中,但他身上有着这份自在的游戏精神。作为教师,我们不妨多给孩子一些自由的空间,接纳他们合理的需求。出于安全或学习的需要对孩子做出限制是必要的,但若是因为教师的主观意识限制或者过多干预孩子的游戏自由,则会阻碍其成长。

“党员帮帮团”
走进教学一线

本报讯(通讯员 吴旭勇 张卉)“涂老师,像‘寻家乡的变化’这类主题活动应该事先通过调查问卷、谈话活动等方式,了解孩子对家乡的认知程度,在此基础上教学活动才能开展得更好。”日前,丽水市莲都区培红幼儿园的党员教师走进教学一线,通过教学展示和互动研讨的形式帮助该园青年教师提升专业水平。

该园共有9名党员、1名预备党员,均是幼儿园的“领头雁”。此次“党员帮帮团”走进教学一线,主要包括课堂展示、听课点评、教研组织、常规培养、家长工作五大块指导内容。根据青年教师的实际需求,“党员帮帮团”对其进行一对一、手把手地指导。据了解,该园自成立“党员帮帮团”以来,党员教师发挥自身优势,不仅对本园教师进行专业指导,而且定期前往结对片区幼儿园帮扶指导。



近来,东阳市江北实验幼教集团唐表园区的孩子们迷上了转陀螺、跳皮筋、跳马等传统小游戏。图为一名孩子双手撑在“马背”上高高跃起,成功跳过“马”。(本报通讯员 金惠丽 摄)

来吧,
一起玩转足球

近日,长兴县中心幼儿园举办“足球嘉年华”活动。该园根据不同阶段孩子的年龄特点和兴趣,将足球技能、足球训练项目器械等融入游戏,创设了多项趣味足球活动,如“翻翻乐”“一分钟颠球”“占圆圈”“绕桩”等。图为孩子们正在玩“逐球”游戏。

(本报通讯员 许斌华 朱慧敏 摄)

幼儿园里的“老爸俱乐部”

□本报通讯员 冯昕园

不久前,良渚博物院门口出现了一群人忙碌的身影:他们有的布置场地、签到台,有的准备贴纸、摆放奖品,有的迎接孩子们的到来……这群人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杭州市西湖区文苑学前教育集团“老爸俱乐部”的“老爸部长”。他们作为这次活动的“工作人员”,早早地来到现场做准备工作,以保障活动的顺利开展。不一会儿,该园各个班级的孩子牵着自己的爸爸到达签到点,领取任务纸后便进院参观。孩子们一边听爸爸讲解,一边用画画的形式把喜欢的文物记录下来。

“对于很多爸爸来说,平时并没

有太多的机会和时间陪伴孩子。‘老爸俱乐部’组织的活动给了爸爸和孩子单独相处、共同成长的机会。”集团总园长马晓芽介绍,该园的“老爸俱乐部”成立于2013年,隶属于幼儿园家委会,创办的初衷在于期待更多爸爸介入到孩子的教育中来,让孩子在爸爸的陪伴下更加阳光、独立与健康。

起初,“老爸俱乐部”仅有5名“老爸部长”,发展至今已有34名热心参与、组织力强的部长,成员超过580名,参与家庭数千个。“为了吸引更多爸爸参加俱乐部活动、参与孩子成长,俱乐部的所有活动仅限爸爸和孩子参加。”副园长程妃说,俱乐部活动秉持“低碳、环保”的理念,以徒步为

主要形式,设计了运动挑战、人文科普、自然野趣三大类活动。这些年来,“老爸俱乐部”每个月组织一次活动,爸爸和孩子共同走过的足迹已经遍布了杭城的角角落落。

尽管“老爸俱乐部”是由幼儿园发起组织的,但俱乐部活动由“老爸部长”们自主策划,自行分组展开。从构思活动形式到设计活动流程,再到挑选活动场地、招募志愿者等,统统由部长们一手操办。有时候遇上活动选址不如意,他们一天要连续踩点多处,收集完信息后再利用业余时间召集小组成员开视频会议进行商讨。此时,在孩子眼里粗心的爸爸展现出他们细致且耐心的一面。

每到年末,“老爸俱乐部”最后一次活动通常是“老爸沙龙”,爸爸们围坐在一起探讨父亲在家庭教育中所要承担的责任。据了解,沙龙活动打破时空限制,不仅在线下举行,而且利用网络平台推出微课。平时,“老爸俱乐部”还会收集爸爸们在家庭教育中的种种困惑。对此,幼儿园借助沙龙活动这一契机,邀请业界专家来园“开课”,为爸爸们答疑解惑。

依托“老爸俱乐部”,该园还举办了多次“我和孩子的幸福时光”征文比赛。最近一次征文共收到60多篇育儿文章,最终评选出22篇优秀征文。面对这些朴实自然又饱含爱意的育儿故事,该园借助幼儿园微信公众号平台进行了展播。